



# 讀書周刊

书话

书评

书事

## 真实的宋仁宗要“庸常”得多

■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

吴钩说，他很感谢电视剧《清平乐》，因为它让中国历史上一位在位时间很长、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——宋仁宗赵祯，走进了大众视野，也带火了他的新书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。

历史研究最忌不客观，吴钩常常提醒自己与研究对象保持情感上的距离，但对宋仁宗，他依然还是投注了不一样的感情。宋仁宗出生于1010年，为了在2020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年份，给这位未曾有过个人传记的皇帝出版一本传记，吴钩在去年年初辞去了公职，专心写作。

吴钩笔下的宋仁宗是否真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有美化之嫌？他又为何不惧“宋吹”之诤而对宋朝念兹在兹、书写不辍？在与本版记者的对话中，他徐徐的讲述，展现了一个普通历史爱好者、研究者，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理性、温和之爱。他的理性和温和，与他热爱的宋仁宗一朝，在气质上是契合的。

### 他的“平庸” 激不起人们的想象力

**读书周刊：**在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这本书和《清平乐》这部电视剧之前，大家确实极少关注宋仁宗，但现在再去看他的“履历”，其实亮点很多啊。

**吴钩：**大文豪苏轼说，“宋兴七十余年，民不知兵，富而教之，至天圣、景祐极矣。”天圣、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。宋仁宗在位期间，中国涌现了非常多的杰出人物；文学界，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中，有六位是北宋人，全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；学术界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，形成诸多学派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，都生活在仁宗朝；政治界，从庆历新政、熙丰变法到元祐更化，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众多政治明星，都在仁宗时代有耀眼表现；科学界，中国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三大，均出现在仁宗朝。仁宗朝人才之盛，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。

“农桑不扰岁常登”讲仁宗朝风调雨顺，“边将无功吏不能”讲仁宗朝四海升平、将士官吏没有立功机会，这是文学记忆里的仁宗朝。实际上，仁宗时代也发生过严重的涝灾，西北、广南也爆发过战争，但对多难的中华民族来说，仁宗在位42年，确实算得上“民安俗阜，天下称治”。

相比其他朝代，宋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富足。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说，“京城资产，百万(贯)者至多，十万而上，比比皆是。”注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，便能砸着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。汉代的富翁如果放到宋朝，不过是一个中产，而宋代一户中产的财产，却是汉代中产家产的10倍乃至30倍。唐朝诗人爱炫富，有个叫韦楚老的唐朝诗人，写了一首炫富的诗，“十幅红绡围夜玉。”宋朝的沈括嘲笑他没见过世面，“十幅红绡为帐，方不及四五尺，不知如何伸脚？此所谓不曾近富人家。”沈括的结论是，“唐人作富贵诗，多记其奉养器服之盛，乃贫眼所惊耳。”和我们现在说的“贫穷限制了想象力”是一个意思。

**读书周刊：**有这样治国成就的君王，真的被忽视了千年吗？

**吴钩：**这真不是夸张。宋仁宗的存在感低到民间编造故事都不拿他当主角。宋太祖有“千里送京娘”的传说，宋徽宗有“私会李师师”的演义，明朝正德皇帝有“游龙戏凤”的风流韵事，宋仁宗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。虽然宋仁宗与张贵妃之间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即使在广为传播的“狸猫换太子”戏文中，作为被换太子的宋仁宗，也是个配角，只是为了成就主角“包青天”的美名。还有杨家将、呼家将等故事，都是以仁宗朝为时代背景的，但宋仁宗从未有机会做主角。

**读书周刊：**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落差？  
**吴钩：**中国人游长城，会想起秦始皇；游大运河，会想起隋炀帝；还有人爱引用汉武帝的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；论及“郑和下西洋”，自然是明成祖永乐帝的功劳；说起中国历史上的盛世，讲的总是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、康乾盛世。

因为这些帝王，可说有雄才伟略，也可说强势专断，人们爱谈论他们，是在古代帝王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欲望，开疆拓土，耀武扬威，隐含着一成功学。不会想到宋朝、想到宋仁宗是因为，宋仁宗的“平庸”激不起人们的想象力，产生了代入感。

但是，宋仁宗符合我的价值判断，宋时就有有人说他“百事不会，只会做官家”，但做好官家岂不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？

### “仁”是史家的盖棺定论 也是儒家对他的最高评价

**读书周刊：**宋仁宗是否真的“平庸”尚待讨论，但他经历平淡却是事实，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位传主？这对一部传记的写作来说是种“先天缺陷”。

**吴钩：**给宋仁宗写一部传记，是我筹划已久的事情，也确实很难写。因为赵祯不是一个个性张扬、大起大落的人。他生于、长于宫禁之内，除非礼仪所需，都不能踏出宫城。但我的写作重点不是曲折离奇的情节，而是想讲述作为人子、人父、人夫的赵祯是什么样的，希望写出他的性格与命运，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，他的善良与懦弱，他的任性与克制。他有着最尊贵的身份，却过着最无趣的生活，面对宿命，他无可奈何。

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仁宗，从本



《清平乐》剧照

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  
吴钩著  
新民说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质上讲，君主是一种制度，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记述发生在仁宗朝、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。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，但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。

对宋朝的士大夫来说，他们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，认为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，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。但这样的话，作为君主的仁宗和作为个人的赵祯，这两种角色有时候会起冲突，而面对冲突，仁宗往往选择克制自己的情感与偏好。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

**读书周刊：**书的副标题“共治时代”，指向的便是宋仁宗与士大夫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？

**吴钩：**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下，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、温和包容的性格，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。君主负责任命政府主要执政大臣，由执政大臣主导帝国大小事务，并设置独立的台谏系统严密监督政府人员。在这一机制之下，皇帝并不独揽大权，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。他们平定叛乱，开展改革，次第推出选拔人才、改善民生、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。故而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，宋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，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，因而被冠名为“嘉祐之治”，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。从表面看，宋仁宗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皇帝，行事时总是处处受宰辅大臣掣肘。然而，也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，正是宰辅大臣的据理力争，才换来这个时代的空前繁荣。

这套中古时代较为先进的政治体制，不是宋仁宗从祖上那里继承而来的，而是由他缔造的，从这点来说，宋仁宗的功劳并不比开国的太祖、太宗小。

**读书周刊：**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“仁宗”的君主，“仁”是非常高的评价。  
**吴钩：**“仁”字是史家对赵祯的盖棺定论，也是儒家对一位君主的最高评价。

仁首先是宋仁宗性情宽厚，不事奢华。有几个故事可以说明一二。一次，暮春时节，仁宗在御花园散步，走了一段时间，身边的人发现仁宗频频回头探望，却又什么也不说。等回到宫里，他匆匆对宫女说，“好渴，快帮我端水来喝。”宫女奇怪地问，为何不在外面喝水而要忍渴这么久？仁宗边喝水边答，“我回头看了多次，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史，又不便询问，因为我要一问，侍史必然受责罚。”

史书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仁宗一日对近臣说，朕昨夜因睡不着，腹中觉饥，想吃羊肉。近臣问那为什么不令人取进呢？仁宗说，担心膳房遂为定例，因我这一次而要夜夜办下烧羊备着，那要杀多少头羊？

仁宗的仁还表现在政治上的宽容，听得进意见。历史上不少王朝立国之初，都搞过“恐怖统治”，借以威慑臣民。朱元璋建立明朝、清兵

入关，都大兴“文字狱”，唯独赵宋立国，宋太祖即在宗庙立下誓约，告诫子孙不得诛杀上书言事之人。在这个誓约的约束下，宋王朝的文臣庶民敢于议论国政，甚至出言不逊，不用担心会被砍头。两宋三百余年，除一二例外，确实极少有士大夫因为上书言事、发表议论而被朝廷羞辱、杀戮，而明清时期受“文字狱”牵连而被治罪的，数以万计。

所以，年轻气盛的苏辙才敢在科举考试的策论中批评仁宗好色，仁宗阅卷后，不知有没有生气，反正不仅没将苏辙抓起来治罪，还授予了他官职。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，经常一点都不给皇帝面子，有时说话急了还把唾沫星子喷到赵祯脸上，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，一面还得接受他的建议。有一次，四川有个举人给成都知府写了一首诗，“把断剑门烧栈道，西川别是一乾坤”。这是一首鼓吹独立的反诗，知府马上将其捆绑，押送进京。仁宗知道后，认为这是老举子为了做官而博“出位”，也没有治罪。

作为北宋第四位皇帝，时处北宋中叶，既有的前几代先祖奠定的富足基业，又有积重难返的改革压力；外有西夏和辽的虎视眈眈，内有朋党倾轧和群臣相争，处于此种境遇的仁宗却未采取铁腕政策，反而从谏如流，以极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掌管了北宋四十余年朝政。

### 用“文明”衡量历朝历代 宋朝的成就其实最高

**读书周刊：**这些年来，从《宋：现代的拂晓时辰》《风雅宋：看得见的大宋文明》《知宋：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》到今天这本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，您的书写一直在宋朝里打转，以致有人说您是“宋粉”，有人说您是“宋吹”，您自己怎么看？

**吴钩：**我能接受“宋粉”之说，因为这一点也没冤枉我，但不接受“宋吹”。

真正要说的话，我粉的不是宋朝，而是文明，我以前也说过，我是“文明粉”，我不是“粉”宋这个朝代，而是“粉”宋所达到的文明程度。宋朝最令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文明。宋朝武功显然不如汉唐之盛时，但文明却达至历朝历代之顶峰。陈寅恪先生说，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而造极于赵宋之世，后渐衰微，终必复振。”宋代文明中，已经呈现出丰富的现代性，并深刻影响了欧洲的文明发展。现在流传颇广的所谓“中国历史停滞论”“冲击—回应论”，不过是基于“西方中心论”的偏见。我真心想读者能抛开宋朝积贫积弱的偏见，忘掉“电视剧知识”，而去重新发现宋朝、重新阐释传统。

**读书周刊：**您眼中的宋的文明成就是什么？  
**吴钩：**不是开疆拓土，不是沙场杀敌，不是耀兵异域，不是万邦来朝，我心中的文明成就，是指政治开明一些，社会宽松一些，经济繁荣一些，百姓富庶一些。如果你用这些指标去衡量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，就会发现，一直被贬低的宋朝，其实是文明成就最高的一个时代，没有之一。

首先，宋朝的社会制度比其他朝代更宽松、

开放，法律上没有贵贱之分，让平民敢于梦想成为宰相，让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，及天之大任非我莫属的气概。这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能的的事情，特别是将官员奴才化的清朝。

宋朝还允许自由迁徙，出远门不需要带通行证、介绍信。

其次，宋朝是一个经济极度繁荣的时期，世界第一张纸币产生在宋朝；宋钱是风靡东南亚的硬通货；出现在宋朝的大城市的“交引铺”是最早的类似于有价证券交易中心的场所。

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最繁华的时候就是宋元时期，凭借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、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，宋朝与西洋、南洋诸国都展开了商贸往来。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，北至胶州湾，中经杭州湾和福州、漳州、泉州金三角，南至广州湾，再到琼州海峡，都对外开放，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，不像“郑和下西洋”，只是朱明王朝耀兵异域之举罢了，跟民间商贸没什么关系。

宋代的城市化远超历史上其他王朝。宋代的城市人口比例达20%，前所未有的，后世就连清朝嘉庆盛世也只不过7%，民国只有10%。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在宋代，北宋末年开封的人口150万，远远超过当时伦敦的10万人口。

经济繁华，百姓富庶，宋人就会享受生活，养宠物，种花草，纵情山水，上茶坊品茶，到瓦舍勾栏看表演，夏天有冷饮，每日沐浴，使用牙刷与牙粉清洁牙齿，而那时候的欧洲人几乎不洗澡的。

第三，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，宋代的教育、文化艺术等领域，也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。宋代之前，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，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，包括“工商杂类”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。据学者对南祐四年(1256年)《登科录》的统计，在601名宋朝进士中，平民出身的有417名，官宦子弟有184名。文学、音乐、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的高雅活动，进入宋之后，则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(市民)的文学、音乐形式，如话本、滑稽戏等。而宋之前的唐朝，贱民如同牲口，是主家的私有财产，可以牵到市场买卖。

这场发生在11至13世纪的近代化变革，是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积累与演进，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，此刻的西方还处于漫长的中世纪。

**读书周刊：**但像靖康之变这样的历史耻辱也是真实存在的。

**吴钩：**靖康之耻确实是宋朝人的国耻，不过我们看待中国历史，如果只有单一视角关注王朝国运，很容易因为立场和情感影响了视野。

**读书周刊：**但宋这个“现代的拂晓时辰”为何未能继续下去？

**吴钩：**宋亡之后，元王朝统一中国，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。这是因为元朝对宋代而言，实质上是一种逆转。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，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，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。明代的政治制度，基本上承袭元朝，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。

朱元璋建立明王朝，缺乏创制智慧，几乎全

盘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(分封制)、家臣制、廷杖制、海禁制、宵禁制、粗糙的治理技术等制度遗产，而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，却被朱元璋弃之如敝屣，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、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。朱元璋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，人待在地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不得擅自离乡离土，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、喧哗的商业，人们基本上自给自足，即便有零星交易，也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。还实行极其严格的海禁制度。

朱元璋时代对于政治、社会、经济诸方面的控制，使得后续的明朝皇帝，必须不断突破朱元璋设定的“洪武体制”，才可能艰难回归到“唐宋变革”的近代化轨道上来。到了晚明，随着“一条鞭法”的推行，“洪武体制”才宣告解体，工商业终于脱困而出，出现了所谓的“晚明资本主义萌芽”。可惜，此时距明室倾覆已经为时不远了。

### 故事比论文有可读性 是制度在人身上的演绎

**读书周刊：**您“说宋系列”中的第二部《风雅宋：看得见的大宋文明》在201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入选“中国好书”，当时的颁奖词是这样的：“该书视角独特，以上百幅精美写实的宋画为线索，结合相关文献资料，展示了宋人的日常生活，描绘出了一个别具一格又活色生香的‘风雅宋’文明景观，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宋朝社会生活史。”这部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则以仁宗为主线，写仁宗朝的事。或“读”画或说事，都让您的书深得读者喜爱。

**吴钩：**我不是一开始就会写的。我写“说宋系列”第一本《宋：现代的拂晓时辰》时，总想着要全景式描绘宋代中国的近代化表现，结果显得有些蜻蜓点水，效果不是最理想。

我写《风雅宋：看得见的大宋文明》时就注意聚焦主题，集中关注宋人的风雅生活，得到了读者的好评。

宋代的绘画、服装、家具都很典雅，这是大家都认可的，但最让我赞叹的还不是这种风雅，而是宋代政治、司法的文明程度非常高，不仅在当时领先欧洲，而且也处于从秦到清的顶峰。举例来说，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法官，这个说法至少在宋代是不成立的。宋代中央、地方都有专职、专业的法官，专职体现在其基本工作就是司法工作，专业体现在司法工作者必须经过训练，并通过司法考试。司法考试这事，据我所知，唯有宋代才有。所以，为了解开“风雅宋”背后的制度原因，我又写了第三本《知宋：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》，主要谈宋代法制制度。

但讲法制制度很容易枯燥，于是我想采用讲故事的方式，故事显然比论文有可读性。历史(History)本来就是由故事(Story)构成的，有故事的历史叙述才是生动的，没有故事的历史叙述，只有一堆数据、概念和术语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嘴脸。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书是这个样子的。

选择从故事切入制度史，还有一个考虑，即我认为，故事里出现的制度，才是活的制度、被执行的制度。我以前也写过介绍宋代政治、司法制度的文章，有人质疑：纸上写得都很好，执行起来怎么样呢？那好，我就来讲故事，故事就是制度被执行的过程。

写宋仁宗自然也要讲故事，如我前面所说，宋仁宗身处当时的制度环境中，他为人处世的故事，就是制度在他身上的演绎。

和那些史学研究大家相比，我在史料发掘方面并没有优势，也不敢说提出了多么新的观点和创见，但我的书，从《知宋》到《宋仁宗》，都是在讲述宋朝故事，在通过故事的演绎来呈现宋代制度的运行。很多人对历史有偏见，觉得中国古代社会是黑暗的，儒家是专制的帮凶等，这样的历史观是片面的。我想为大家提供另一个观察历史的角度。那些批评我是“宋吹”的网友，我想说，他们在批评我不客观的同时，自己也在犯不客观的毛病。宋代本身就是复杂、立体的存在，我的书展现的只是宋代的一些侧面，只读一个人的书而能全面了解宋代，是不现实的。大家何不放下成见与偏见，试着从更多的角度去了解历史与传统，包括宋代呢？

**读书周刊：**看您微博，发现您也在追电视剧《清平乐》，您对剧中道具、服饰颇为赞赏，虽然每集总也能挑点刺出来。

**吴钩：**挑剔是我的一种乐趣吧，但这部剧算得上是良心剧了，基本史实都是对的。只不过，真实的宋仁宗，与《清平乐》里的王凯版宋仁宗相比，要庸常得多。庸常既是他的性格，也是制度使然。我觉得，他的庸常是百姓之福，他是古代君主之一典范，在国家承平时期，皇帝能像宋仁宗那样也不错。